



小巷深处

戴勤锋

要了解一座城市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深入它的大街小巷。陆文夫先生曾在《苏州漫步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小巷里往往最容易看到生活的巨变，城市的重生。”而对古城绍兴来说，小巷里透露出来的，则是它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浓厚的人文气息，尤其是那条现存最古老的街道——戴山街，更是令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。

戴山街位于绍兴市区东北部的戴山脚下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。如果单从外观来看，这条三百米长的小街并没有想象中的灯红酒绿和热闹嘈杂，走入其间，甚至还觉得有点冷清。但就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街里，走出过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——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。

戴山街里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，相传就与王羲之有关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记载，当年王羲之每次出门经过此桥，总看到有个老婆婆在桥头卖扇子，但生意却不怎么好。有一天，王羲之见老婆婆愁苦着脸，就提笔在扇面上各题了五个字，并嘱咐她只要对人说是王右军所题，必能卖出好价钱。果然，这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。从此老婆婆看到王羲之就要他给扇子题字，王羲之不胜其烦，只好将笔一抛，躲开了老婆婆。于是附近就有了笔飞弄和躲婆弄，该桥也改名为“题扇桥”了。如今，这座“国宝”级千年古桥依然是附近居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，当地政府还在桥西南侧立了一块石碑，上有当代著名女书法家、康有为弟子萧娴题写的“晋王右军题扇处”几个大字，书法潇洒飘逸，秀中蕴劲，为古桥增色不少。

过了题扇桥，戴山街就成了一河一路的格局。沿着河边狭窄的石板路北行，映入眼帘的是典型的水乡美景：白墙灰瓦街巷、小桥流水人家，偶尔还有乌篷船在水波烟气里悠然划过。在绍兴，像这样的老街还有很多，如仓桥直街、斗门老街、西小河水街等等，尤为难得的是，当日城改造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，绍兴却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老街和古民居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这些江南传统民居的“活化石”，就像一坛精心酿制的黄酒，时间越长，气息越是香醇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，绍兴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是一座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了。

戴山街北端有座戒珠讲寺，清香袅袅、宝相庄严，像是隐藏在市井中的一处世外桃源。戒珠讲寺原是王羲之的故宅，据当地老人介绍，原戒珠讲寺前还有鹅池、上方院、卧佛殿和竹堂等，如今只剩下一方墨池，清风拂过波澜微起，似在述说着千年前的那段往事。

坐在池边的石栏上，抬头便可以看到秀美的戴山。戴山是绍兴市内三大名山之一，因王羲之故宅就在山下，又名王家山。山上树木葱郁盛产蕺草（鱼腥草），塔亭楼阁错落有致，其中最著名的戴山书院曾是明代著名儒学大师刘宗周讲学之处，也是戴山学派的发祥地。在戴山学派的弟子中，以黄宗羲和陈确最有影响。清末时，书院改为山阴县学堂，徐锡麟曾执教于此。戒珠讲寺和戴山上下呼应，使当年这一带成为了佛儒道三家以人为本、兼通并融的哲学思想基地。

在墨池边的一条小巷深处，有座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，黑色的大门两边，写有一幅对联，上书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八个金色大字。这就是位于笔飞弄13号的蔡元培故居。整座故居坐南朝北，分门厅、大厅、座楼，共三进，砖木结构、花格门窗、乌瓦粉墙、青石板地，彰显出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品位。1868年1月11日，蔡元培先生就诞生在后进的楼里，并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。蔡元培先生一生所处的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他凭个人的绵薄之力，致力于国家民族之事，大到推翻满清帝制、抵御列强入侵、倡导民主文明、置身教育改革，小到立身行己、待人接物等无不尽以宽柔敦厚之美德。正如故居大厅里悬挂的那副对联所云：“从排满到抗日战争，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；从五四到人权同盟，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。”高度概括了蔡元培先生一生的光辉历程。

如今，故居已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作为一个文化名城和名士之乡，绍兴留给我太多美好的印象。诚如林徽因所言：“爱上座城市，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，为一段青梅往事，为一座熟悉老宅。或许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。”对于我来说，吸引我的还有小巷深处的那些“人家”。

青藤看屋人

张伟

古城绍兴人文古迹众多，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，再到沈园，往往游人如织，熙熙攘攘。而隐藏在狭长幽深小巷里的青藤书屋，人们却会擦肩而过。寂静中，只有脚行在古老青石板上，耳边似乎响起徐渭“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”的落寞诗句。

记得多年前，《山海经》杂志是我喜爱的课外读物，从里面熟知了徐文长的故事。儿时的记忆便留下了心结。成年后翻阅史料才知民间喜闻乐道的徐渭，竟是有明一代精通文学、诗画、戏剧、军事的大家。狂傲的郑板桥曾自刻一印，称：“青藤门下走狗。”齐白石则说：“恨不生三百年前，为君磨墨理纸。”足见后世之推崇。而其生平之坎坷悲离，又令人掩卷叹息。

在悠长的叹息声中走进书屋，江南民居清雅幽静，又鲜有游客，徐渭的绘画及诗文、戏剧集真切地挂在墙上，静静地躺在展览柜中。窗外青藤随风摇曳，了无声息，却又扑面而来。此时，房间的灯突然明亮起来，弥漫温暖的光线。一位老人站在旁边说：“你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给你讲讲吗？”

我知道是书屋的管理员，初进院门时，是他把我随手丢弃的烟蒂捡了起来，使我顿

生歉意。书屋采光不好，昏黄不清，他特意为我开灯的小细节又让我心生好感。其实这应该是份很清闲的工作，景点很小，游客不多。但他总是踱来踱去闲不住，发现有认真的观众便毛遂自荐，充当一回义务的讲解员。

也许不是很专业，也不是很精彩，但他出自内心的虔诚和热切却深深地感染了我。略带方言的普通话，抑扬顿挫地回荡在书屋里。无比的才情与华章，无尽的抑郁与狂躁，深埋在文字背后的苍凉和一颗清醒的灵魂。情动处，老人的眼角隐约有泪光。

腰间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我歉意地转身，匆匆离去，背后却分明感受到老人失落的眼神。我想能读懂那滋味，诚如故乡是用来怀念和追忆的，在这位普通老人心里，青藤书屋早已成为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。在历经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，当峨冠博带零乱成泥，唯有小屋的书画依旧散发着缕缕墨香，字里行间撩人心弦，让人无比执着、迷失和迷恋。

在去禹陵，去兰亭的路上，我想或许还能碰见这样的守望者吧，似水流年里他们才是古城的精灵。

初游沈园

潘玉毅

沈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我到绍兴游玩过十数次，但与沈园总是失之交臂。

去年，有位朋友自北方来，我陪着她从杭州到绍兴，随走随看。走到鲁迅故居的时候，我提议去沈园。

沿着鲁迅中路往前走，远远地便看到了一个写着“沈氏园”的牌坊。牌坊正对面是一块因一条长缝而列成两半的大石头，石头上写着两个字：断云。字体苍劲有力，想来就是沈园十景里的“断云情歌”了。断云石的两半如舒婷笔下的木棉与橡树，“根，紧握在地下；叶，相触在云里”，又好似一对被拆散的情侣，断而未断，散而未散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。

进入沈园大门，迎面是一块太湖石，瘦瘦长长，就好像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，占尽了太湖石“瘦、皱、漏、透”诸般特点。石上的“诗境”二字相传取自陆游手迹。石的四周竹木丛生，于沧桑中添了几许生机。

园子的另一侧是黑瓦白檐的回廊，廊壁上镶嵌着曾几、范成大、梁启超、蔡元培等名人咏叹陆游的诗词题刻。廊檐上则悬挂着许许多多的风铃和许愿牌，那些牌子上多是到访游客写下的留言和心愿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脆耳的响声。

曳，发出脆耳的响声。

踩着石板路，继续往前走，一路看尽了沈园的山石林木和曲桥流水。冷翠亭、孤鹤轩、明池、八咏楼……沈园是典型的南方园林布局，亭台楼阁、竹梅桃柳相互错落，山与石、桥与水掩映成趣，尽显江南风韵。但游人之所以爱沈园，多是因为陆游与唐婉的凄美爱情故事。经闲云亭往南，有一处钗头凤碑，碑上题着相传为陆游和唐婉所作的两阙《钗头凤》，这“残壁遗恨”也是两人情深不渝但被迫分离的见证。

走累了，就到务观堂里稍事休息，却听到许多路过的女游客纷纷痛斥陆游的薄情寡义，认为他连自己的爱情都不敢维护，太没用了。我们听了，不禁觉得莞尔，也不由地感慨起来。朋友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当你喜欢的人了，你们一定不要错过。”

随后，我们又把香袖亭、问梅槛、琴台、鹊桥、琼瑶池都看了个遍，也在安丰堂了解了陆游的生平，并在一块写有元好问诗句的山石旁合了影。

沈园是一个藏梦的地方，这个梦便是我们迷失在喧嚣尘世里的。虽然我们感慨八百年的爱情如此凄美，但面对爱情，我们还是常常为物质所迷，为金钱所左右，让悲剧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演。我们渴望纯纯的爱情，但自己却无法拥有一颗干净的心，于是便有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尴尬。

走出沈园，朋友看着河里的乌篷船，不停地感慨着江南的柔情似水。我开玩笑说：“要是喜欢，回去的时候带一条河走吧。”



本版摄影 梁溪

总第 5594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

网坛风雨路

16

——李娜自传

老实说，在后来的若干年中，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。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，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数班，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“我的孩子在奥数班”，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，挖空心思地考虑“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，共有40条腿，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”的问题。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（有时简直就是痛恨），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。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。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，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，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。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暑假，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，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——我没有暑假，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，我没有时间看电视。

11岁那年，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，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。从11岁开始，她就是我的教练，一直带了我9年，到我

第一次退役。

余教练告诉我们，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，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，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。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“竞争”两个字的含义。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，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训练，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。和好朋友“竞争”，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，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，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，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，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。

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，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——作为集训队的队员，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，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，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，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。

爸爸很犹豫，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，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——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，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，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，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。爸爸在反复思索后，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。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，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，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。

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“大满贯”这类比赛，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，能打到国内第一，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。另外，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——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一站路，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，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。

这些事情，我当时一无所知，直到爸爸走后，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。

爸爸的病时好时坏，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，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，语气非常诚恳谦恭。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，自己身患重病，时日无多，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，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，不要客气，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……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，还叮嘱队里的同事“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，随时准假”。

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。

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。最初爸爸觉得胃疼，没当回事，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，调理一下就会好。1992年，忽然高烧不退，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，检查结果是：先天性血管狭窄——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，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。医生说，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。唯一的治疗方法，是将血管切除，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。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，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，最多使用4年。

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。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，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。1996年，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，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，血液无法通过，形成了肝腹水，严重时，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